

## 走过宁静

文 | 岑汉珠

静极思动,近两日在家中窝得久了,总想着要出门走走,不然也愧对难得的双休,我便下了楼来到周边街道上。现在的城镇市井终是比不得古时有趣,两边街道上的店铺要么一股“高大上”的意味,要么就是俗里俗气的,当然也有一些普通的门户,但也是没多大兴趣。

遥想古时的街道吆喝声不断、酒肉胭脂香味混杂、道上行人往来如流,更有花楼戏曲作乐,活在其中好不快乐。现在这只有呼啸车声的街区终是少了一丝烟火气。

想着,我又不由加快了步伐穿过公园来到体育馆旁,这里倒是好很多。我穿梭在人群之中,在一个又一个小摊上流连,也不知怎的便已然走出闹区,驻足回首却发现人们更多的匆匆走过亦或独自寻觅。要说喧嚣与热闹倒是已然都有,毕竟一个个摊位或是卖点小吃小玩意这些,或做一些如贴膜之类的工作,或是有着门面出售诸如衣物一类的,当得上一句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,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热闹也好,萧条也罢,好像少了些许意味。不曾想忽然下起了小雨,我不得不找了个避雨的地方。看着那雨似细小的珠串在光的映照下闪过缕缕华光,又有着微风拂过珠帘在风中不断拽动一部分打在了身上。

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不一会儿便渐渐停息了。又再次走起来,经过一条泥

道时,那低凹的地方成一个个各具形态的水洼,满是黄泥之色。路边的一些杂草,树叶上挂着点点晶莹,倒也有些清新扑面。一不留神之间我便是一脚将要踩中水坑,猛得一抽又带起几点黄泥印在裤腿上也只能暗暗苦笑。

叹息间又是想起了周大家的《爱莲说》: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。一点点涟漪又很快被抚平,大步向前走去。

不觉间,天色渐渐沉下,灯火相继点起,斑斓的光彩在脸上映幻出一幅流动的彩画好似也将人的表情掩去。

在这人流涌动的街上,我想要买点什么,便在一家又一家店铺内游荡、进出,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精美摆件,首饰还有那不胜枚举、色泽诱人的美食,可却提不起兴趣。

我走进一个书店,书店正中有两个展放文具的台子,两旁的货架上也陈列着许多工具书以及包装精美的名家作品,可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一番后我仍未带走片缕。

最后我慢慢回到了家,推开门,仍是离开时那样,我什么都没带走,也什么都没带来。

什么也好,不过都在宁静里走过一回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1 班学生)

## 秋天,你好

文 | 罗再想

一阵强有力的风把我从舒适中吹了出来,吹走周围的一切,吹走了那无尽的欢乐。我跪在地上,伸手想到抓住空中飞舞的稻穗,想留住它们与我一同游乐。我抱头失声痛哭,泪水随脸颊流入小溪,向远处离去,仿佛一切都未曾存在。为何你总是如此的短暂,为何你总是不打一声招呼就离去,只留下那残破的图景。我不喜欢你那桀骜不驯的性格,你那放荡不羁的品性,每次都把我抛在身后,不辞而别就离去,让我一人在悲伤中徘徊,在痛苦中流泪。可是我却无可奈何,因为你是那样的自由,那样的随心所欲,因为你从未属于我。但我仍会对你说:“秋天,你好。”

秋天过后,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,因为有了丰收的喜悦,我也收获了甜美的果实,甜味在我的味蕾中绽放,享受着秋天的馈赠。

我喜欢秋的温柔,喜欢它的良苦用心。我缓缓拿起秋天刚刚采摘的水果,未曾用水洗涤,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,因为怕流去了秋天的味道。我走到外面,舒适地享受着残留的秋风味味着清甜的果实,思考着秋天的意义。我想

它为什么那么短暂,为什么要不辞而别。

就在这时,母亲拿着一筐熟透的水果倒进垃圾桶。或许,我已知晓了答案,原来秋天之所以那么短暂,是害怕它的长久存在而使得果子腐烂,之所以不辞而别,是因为害怕人们的挽留。我的嘴角微微地向上提了一下,犹如骄阳下的花朵绽放开来。原来你是那样的温柔,原来你是那样的良苦用心才会选择不辞而别。不,你从未离去,清脆的果实,饱满的米粒就是你存在过的最好证明。你化作棉花,织成棉被,温暖着我们;你化作果实,做成美食,滋养着我们;你化作清风,流在空中,永远陪伴着我们。秋天,你好。

思绪被秋风拉回,回想着刚才所看到的一切,沉浸在其中。低下头,发现钥匙原来掉落在地上,捡起钥匙,上面还残存着淡淡的秋味。现在已是九月份,透过门缝我已闻到那淡淡的香味,打开门锁,去拥抱,去享受,去欣赏。

喜欢你,你的到来让我春心荡漾。

秋天,你好。  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1 班学生)

## 月儿偏西

文 | 班华杰

太阳终是下了山,站在走廊上,看着来往的人群与飞鸟以及迷人的风景。

“你为什么总站在最喧闹的人群中一言不发?”

“我么?我是为了淹没无声的呼号。”她有些不解与失落。

“跟我来!”我带她穿过人群,来到最幽静的角落,月亮偏西,在幽暗的天空下,最黑的是这山,天上的残星和人间的灯火构成一条曲折线路,由河流带向远方。些许的雾环绕着残月,风从山林里穿过,喃喃地说着什么。她在看月亮,而我在看着她。

我的左手失去了知觉,就好像从来就少了一只手一般。雨淅沥地惨叫,鞭打着我的骨头,我宁可承受雨水如万箭般穿透我的心,也不愿在阳光下腐烂发臭。惊醒了,全身的冷汗,剧烈的痛苦从左臂刺入混乱的脑体,我的左手连着整个手臂都没有清晰的感觉,我用右手可怜巴巴地托起左手。跪在床上,狼狽与茫然,就连想哭都没有眼泪,仿佛我的信仰被击碎了般。

“你怎么了?”我将我的痛苦展示给她,她流着泪把我抱在怀里……

月光向来是不会顾及我的,但今夜,月儿偏西,月光渗进夹缝中,照耀着我的胸口,黑暗中滋生出一种安慰。阳台上,树挪动了它的影子,而缠绵不断的河上,父亲是否正在渔船上点上渔火与叔叔作伴,二伯应该回家了,山坡上的土狗叫出两声,声音在大山里渐渐消失,我发了疯一般找到那封发黄的沾满灰尘蛛丝的信。

“孩子,父母很好,希望你也是如此……

父亲知道你年少心高,但学习难免不如意,你切莫悲伤,父母只愿你身体无恙……若是想家,便写家书,每日我都会去邮局询问……你身子弱,就要多吃肉……孩子,男儿志在四方,父亲只愿你做个‘万波风倾得自由’的渔人,我知道你‘欲与天公试比高’,无论是什么,父亲都支持你,望你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,无论什么困难,父母都会陪你走下去……”

咸咸的雨流到嘴角,流进心里。

五更,公鸡高亢的鸣叫宣告即将天亮。月儿悬挂在天空的另一边,我坐在凌乱的床上,如同废墟中的幸存者。十个百个千个万个我,全都复活。

“你要用石头打磨你这块石头。”

“我要用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。”

“会一直读书,会一直痛苦。”

“会一直读书,会一直痛苦。”

“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”

“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”她戳戳我的脑袋,戳到那片朦胧的区域,“我永远在这里。”

“别自言自语了,上学了。”舍友提醒。

“你信不信?”

“什么?”

“这次考试我是第一。”

舍友惊讶地张大嘴巴,我只给他一个坚毅的眼神,他不知道昨夜的月儿偏西,照在我的心上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210 班学生)

## 远方的呼唤

文 | 罗海英

人长大了之后,便会开始留恋家。留恋家中那总是充满笑声的氛围,留恋家中那独有美味佳肴的饭菜,留恋家中父母孜孜不倦的教导声,留恋家中拥有儿时玩耍的嬉笑声。但我更留恋的是不管我在哪里,都会听到来自远方他们的呼唤。

对我而言,小时候在农村,我们最开心的时光便是在乡间田野里奔跑,在小溪流中玩耍,最好的伙伴便在身边。小时候的我比较喜欢跟伙伴们在外面玩,到天黑时也不知道回家,有时候,妈妈心情好时会到准备天黑时来叫我回去;但她心情不好或是天黑了之后不见我回家时,她便拿着她那秘密武器在门口等我,最后,我往往免不了被收拾一顿。

那时我们还小,秋天田野中,一排排金灿灿的农作物在风的庆祝中肆意摇摆,像是在诉说今年的成果;也像是在相互比赛,看看今年谁长得丰满。我们在田野这一头来回穿梭,玩耍,打闹,父母他们则在另一头,低着头,专心地收割稻谷。时不时,可以听到他们对我们说:“别到处乱跑,注意安全。”

夕阳西下,太阳大方地把晚霞成片成片地留在天空中,为天

空增添了一件华丽的衣裳。那时真是天空作美,我们在田野间奔跑的影子被夕阳映衬在田土上,那便是傍晚最美的一幅画。我们玩得也不亦乐乎,大人们手中都拿着镰刀等工具,背着一袋袋刚打好的谷子,回家走。他们便朝我们呼唤:“孩子们,回家了,天准备黑了!”这时,我们才反应过来,一天中愉快时光偷偷流走。

不管我们在哪里,父母都会记得我们,在远方呼唤我们,带我们回家。

随着我们越来越大,在家的日子越来越少,我们总是说小学一走便是一个中午,初中一走便是一个周末,高中一走便是两三个月,到了大学毕业之后,一走便不知多久。到了高中才知道我每时每刻在留恋家,我想我是一个留恋家的孩子,我每周六得到手机,都会收到来自妈妈的信息,问我一周过得怎么样,没有按时吃饭,有没有开心。总而言之,无论我身在何处,我都可以收到来自父母远方的关心!我知道,我最可靠的靠山是家中的父母。

我哥哥常年在外面,也很少回家,但我知道,他肯定也是很想念家的,也担心父母的。但他看不到父母鬓角中慢慢掺杂着

少许的头发已变白了,也看不到我在慢慢成长;也看不到家乡中一点点变好。一个月才可以回家一次,便如此想家,想父母那亲切的呼唤。他在工作那么久,怎么会不留恋家,怎么不想念父母那亲切的呼唤?每次父母送我来学校,他们都会目送我进入校门,再等我到远处时,他们会说:“好好学习,按时吃饭!”我点点头。我想我会永远阳光明媚,开心成长,毕竟我不想让他们失望,难过!我进入校门后,转身都还可以看到他们,那时,我便知道,我的父母会一直在我身边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”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游子离家之后那思念之情。身为孩子的我们,身为父母的他们,父母担心我们吃不好,穿不暖,他们总说:“累了就回家休息。”

家里一直有一盏灯为我而留着,有一口热饭菜为我而留着,有一扇大门为我而留着,我在县城读书,总可以收到来自父母的关心以及来自他们远方的呼唤!

(作者为天峨高中 2204 班学生)